

四月初,和L路过那里,她说紫藤还没开呢?我说应该快了,看见嘉定紫藤公园微信号官宣预约了,可能这里的紫藤光照不够。此外原名老年乐园,香樟、紫藤、凌霄、山茶、冬青等错落有致,紫藤架下可穿廊闲走,小空地太极舞剑。如今胜景不再,几桌麻将老人倒是几乎风雨无阻打卡紫藤架下,却不料上楼从阳台无意一瞥,呀,紫藤竟是开了,那些攀援到广玉兰树上的,阳光雨露先期眷顾到了它们。突然就冒出一个词:紫藤野。无人修剪,不为引人观赏关注的紫藤,长得野里野气的,不管不顾地与广玉兰抢日照配额,也无所谓是否被看作借了树的高枝炫耀自

己,不考虑这些,绕这么高,紫藤只为绽放,也许有意无意等到惊鸿一瞥,得意地使人眼前一亮,呀,早开的紫藤啊。色如窑变,淡紫浓紫参差着,被厚绿的广玉兰叶子衬得轻盈,却又是率性无畏的。

2007年曾写过一篇《紫藤花饼》,也是这里的紫藤,那时开得比较规矩,齐齐整整地环着紫藤架。曾兴起捡了一掌回家和面做了紫藤花饼,得丝丝紫藤清香。多年过去了,紫藤枝干越发老劲,紫藤花越发秀而野。去年春天还画了一幅虬枝的水墨紫藤。一季一赏,心感幸运。紫藤公园只去过一次。修剪过的紫藤确如瀑布,阵列颇有壮丽之势,



深谷银涛 (中国画) 沈嘉保

今年是我在招商银行工作的第十一年,我刚好和伙伴们一起完成了庆祝招行上海分行成立三十周年的主题曲《有招更有为》的录音,感觉很燃。这首歌是我在招行写就的第四首原创歌曲,从动笔写词到与伙伴确定曲调demo不过两周,都在工作之余完成,但为纪念而歌唱这个念头从第一次尝试创作开始就已埋下。

常有朋友当面或是在朋友圈留言说,“羡慕你的工作,总这么有趣”。我也总会追问,究竟是哪一件事让他们觉得有趣。有的说是组一支“青蓝乐队”很酷,有的说是发行全球首张《剧院魅影》形象的银行卡很有意义,有的说是举办给孩子们的金葵花杯少儿钢琴大赛很精彩,有的说是在直播间说脱口秀很有胆……

每当这个时刻,我都倍感幸运。幸运于工作的成果被看到,幸运于做着自己也认为有价值的事,幸运于有招行这个平台让我有机会为爱发光。其实每件“有趣”的事背后都有一个体系、团队为之付出夜以继日的努力,每个“惊喜”的瞬间背后都有对用户需求的深刻洞察,每个“精彩”的营销案背后都是打破边界的决心、尝试、成功经验的复制、失败教训的总结。

我是一个现场娱乐爱好者,比起可以后期加工的影视作品,我更喜欢现场“直给”的livehouse、音乐节、舞台剧。因此,我一直非常期待音乐剧大师安德鲁·韦伯的作品能登陆上海。是“开放与融合”这把解锁招商银行3.0模式的钥匙带我打开了破圈跨界的大门。前期历经系统开发对接、合作模式洽谈,中期

## 用爱发光

胥天玮

历经疫情影响演出延期,2020年9月1日,以经典音乐剧《剧院魅影》形象为卡面的文旅一卡通正式发行,市场反响热烈。魅影形象首次登银行卡面,还有真金白银实惠的“随心看”产品,买热门剧目门票可以先人一步登上“抢票新赛道”,在招商银行App里找到购票入口也很方便,逐步实现“一卡在手,玩转上海”的“新玩法”。

其实产品设计的初衷并不复杂,不过是从用户需求出发的“早抢票”“选好座”“优惠买”。把自己放在用户的位置,为用户争取最大的便捷与福利,对于用户的反馈积极响应,怀揣着这份热爱去工作,不论过程有多难多苦,为了结果的甜都是值得。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至今,参与过少儿钢琴大赛的家长还不时会同我联系,交流孩子的成长脚步,每一次为他们鼓掌都让我真切感受到信任的力量、热爱的温度。

现在,车里循环播放着《有招更有为》的demo,歌里唱道:“就现在/仰望星空/征途浩荡/就现在/脚踏实地/眼神滚烫/未来的精彩/此刻就是起点/舞台中央你我正闪亮”。

城市霓虹里穿梭的小小身影啊,在平凡的岗位上用爱发光,牢牢记得为用户服务的初心,努力成为自己想成为的样子,就很闪亮。

## 十日谈

有招更有为

责编:刘芳

## 查利和范朋克

任溶溶

我小时候有两位美国影星在中国最有名,一位是喜剧演员查利·卓别林,一位是武侠演员范朋克,即广州译的非宾士。他们都来过中国。卓别林到新光影院看戏,还与马连良合影,范朋克则因梅兰芳请到北京,梅兰芳还送他一套武松的和尚戏装。

周总理去瑞士,还拜会查利,传达了中国百姓对他的欢迎。

查利思想先进,他的片子都极有意义。他的《摩登时代》和《大独裁者》,太有意义了。他不是一个靠电影混饭吃的人,是个有头脑的艺术家。

但这两年看到广玉兰上的紫藤野,心中激赏,公园人流和镜头汹涌中的紫藤随缘吧,不特别念想了。

距离“紫藤野”不远,有条别墅区间相对隐蔽的小径,一侧植樱花,老住户或方知,我称之为樱花道。满城樱花消息时,此处尚静若处子,仅花蕾静待,等到赏樱人流在别处涌动、渐退,一道樱花静然飘然。尽管别墅样式西洋皆不靠,终有屋檐窗棂的陪衬,樱花们还是比从从簇簇拥挤挨挨的那种别致,好比无借景的园林是称不上中式园林的,少了迂回映带,也就少了韵致。那天和L也去了樱花道,除了我们,只有一头一尾一大一小两只白狗对望着。也不需多自拍,又看过了一年的樱花,就很好。

近几年的春天,除了扫墓,并不特地踏青赏春,周遭的花树不少,三月初的柳树爆出刚刚好的清嫩,四月的香樟焕新叶,小叶李,迎春花,杏花海棠,梨花桃花,樱花结香石楠绣球,等等,都有。每每看到汁绿的柿子树新叶长出来,三四天一芽就展成一个孩儿掌,就晓得纵是乍暖还寒,春暖是挡不住了的。近日去驿站取快递,一株粉晚樱,三株白绣球,相邻而立,彼此映照,取件的人匆匆而过,很少驻足观看,可是粉白四殊晴日里朗朗,阴天里清明,管你看不看,爽利明亮,就是要帅一个春。抬头看了又看,感觉都被它们激荡起来,可惜腿脚不灵活了,否则来一个白鹤亮翅致敬一下如此“四重奏”。

至于其他花树,自然沿途随处。一处也是多年不怎么修整而显杂乱的角落,曾经小径长椅,茶花紫荆,如今看着虽芜杂,但花树野长,反而得了趣致。尤其那些树,冬日里颇有几分云林画意,春气中枝桠随伸,姿态恣肆,感觉反而拥有了一棵野树才有的气象。至于书房窗外的树们,水杉香樟芭蕉杨柳等等,鸟飞风荡,窗外似窗内,往通生息。

所以,不去闹猛热门处赏春也不感闷气,欣悦于被周遭的春日芳菲包裹,虽然未经花树们首肯,我还是自作多情地纳之为私房芳菲。

楼上楼下装修噪音实在不能忍时,去L家避难,停了微信读书的AI男声,两人坐在阳台有一搭没一搭聊天,阳台上她种的花花草草长势喜人,蔷薇花开始往上爬藤了,细看还有几粒蓓蕾。她家客厅的沙发橱柜电视机是早几年都清掉了的,原先还是瑜伽垫铜锣铜钵,现在换作了各色家用健身器材,说话间网购的把杆到了,立马就装了立起来。从太极拳到瑜伽再到自己体能练习,虽然也遭腰痛等身体困扰,但她一直保持健身习惯,甚至成了为生活方式。中年人尤其要多动多练,单靠医院不行的,也是自己照顾自己的一种方式,她的理念实践我深有感同,并切肤体悟,只是轮到自己还是懒惰了,尤其受困于颈肩背痛等各种慢病,走路都晕乎乎,运动器械也就看

我们小区铺上了塑胶健身步道,这真是让人欣喜。

健身步道总长90米,褚红色,两旁各镶一道白边,气派十足。这条健身步道建在小区的西侧,旁边有一片小树林,阳光透过树叶撒下来,就像清洗过一样,格外清爽。我原先是在小区东头的小道上练快步功的,但那小道实在太狭窄了,都甩不开臂膀,而且,铺的是镂空砖,很容易崴了脚。想到以后可以在如此“专业”的步道上健身,我确实满怀憧憬。

可是,健身步道才开通,我便发现自己高兴得太早了。

首先,这条健身步道不是笔直的,有一头打了很大的弯。其实,原本设计时是一条直线,犹如百米跑道,可是,却有一户人家死活不同意,称步道靠近他家窗口,没了隐私,然后就占道为王,在他家的山墙窗下放上了许许多多的坛坛罐罐,导致健身步道不得不绕道而行,也就拐了一个大弯,很煞风景。我好生奇怪,纵然有各种理由,也不能因此就把那片区域变成你家私地啊,健身步道都拐弯了,可现在坛坛罐罐依旧圈着,绝不撤走。那个弯因为必须就势,所以拐得很是蹊跷,走路时很不安稳。

再者,健身步道是与一条原有的小道并行的,步道一开,那小道顿然失色,没有人喜欢走了,于是,健身步道变身成了“小马路”。立在步道端头的铭牌上写得清清楚楚:“请穿着宽松服装、运动鞋或软底鞋进入步道”,看一变成小区里的“干道”,那状况就可以想见了——骑车的骑车,遛狗的遛狗;有人拖着行李箱昂首阔步,有人踏着滑板如同冲浪;那户占地的人家在窗下拔草时,把带着泥土的杂草直接扔到健身步道上;而不少停靠

看罢了,不过,康复操每天坚持,不做不行了。L是相识相知二十年的老友了,虽然彼此生活方式有异,但互相总有感同的呼应。中午在她家午餐,素食,青菜煮面香菇鸡扒酱,清蒸胡萝卜,我蛮习惯,她也包容我带去的煮鸡蛋。饭后站桩,她顺带念经,我心中默念相熟经文,半小时很快过去了。接下来,她看股情,我看看花树,噪声暂停了做事的念头也不错。恰逢周末,歇了市,她照例得去照护老父老母。

时下社会,生活方式多元,精彩平常艰辛困苦皆有之。微信友圈,色彩缤纷动态更新;媒体自媒体,历史深处现实近旁的问题亦次第扑面。重温经典佳著,欢喜温暖,亦增忪忪忧心。

有时想我们的日常,简单平淡,甚或疏离。不过,又觉诸事皆有生命因缘,随喜就是。公序良俗之上只要自我认同和自我成全,好比春日芳菲,身心同感,一棵两棵或团团簇簇,无甚要紧。私房还是共享,芳菲繁盛、萎谢,再下一季,已然芳菲的自我成全。

## 读“原来”,问“后来”

三耳秀才

玩书法的童年小伙伴徐生力君来宁波我家,那天下午,两个人在我的书斋五更涵内静坐,我说:我想几个句子,你给我写几幅书法吧!读书节期间,“读书不读书”的问题刺了我一下,我头脑灵光一闪的句子,有这样一条:刘项原来不读书,我们后来不读书哈。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唐章碣《焚书坑》)。原来诗句“原来不读书”中的“原来”,指的是真实情况:原来如此呀!但,作为词语,“原来”还有

的车辆则恣意地把车头或者车尾压过步道的白边。

一天清晨,我早早地去健身步道练快步功,看到步道的起端赫然横着一辆崭新的电动车,还用银色的车罩给罩了起来,一派百年不离的架势。好家伙,不要说健身了,都快“交通堵塞”了。我绕到步道的另一端,想继续我的健身功课,不料,到了倒垃圾的时间了,住家纷纷在这一时段拎着垃圾袋出门,形成逶迤绵长的队伍,我只能尽量靠在一边,让出路来,谁想那些湿垃圾因

一会儿还要打开,所以总不愿扎紧,竟是滴滴落落地在健身步道上撒了一地。我落荒而逃。

就那么短短的日子,新铺设的健身步道已面目全非,色彩黯淡,闪着光亮的白边污浊不堪,褚红色的步道像是泡了水,浅一块深一块的,坑坑洼洼,错落不平。我不知道人们怎么会那样不珍惜拥有的东西,视如敝屣,随意践踏,心里还没有一点的不安。我想起著名导演小津安二郎聊起他的电影时曾说过:“我的主题是‘物哀’。”物哀是一种审美,出自于对物什的怜惜,既没有有不可穷尽的山水,也没有永恒存在的步道,因此,我们应当珍视每一种物什,说到底,物哀深处是悲悯,是有慈悲之心;我们不敢重物什,是因为我们少有慈悲,慈悲少了,良善也就丢弃了。

那天,我重返健身步道,突然发现,与步道并行的小道上有一只野猫和我相向而行,仿佛是在陪伴我。我仔细回想了一下,的确,我们小区里的那些野猫向来东蹿西跑,但它们却从来没有踏足过健身步道,没有在这里撒过野。想到这里,我心头一热。

我的许多文字里都提到睡莲。

我喜爱花草,但让我念念不忘的并不多。

大气的牡丹圆润富贵;有刺的玫瑰是儿时最爱;素雅的兰花是中年新宠……只有睡莲,那一池睡莲,弱弱地蹲在叶上望我,无邪的眼神直抵人心。我心头的某块坚冰,霎时融化。

那一池睡莲,在某个初夏,已经回不来的初夏,在江南,在无锡三国城,在离地面颇远的池沟沟里,毫不经意地,闯入我心。

那池睡莲真正的模样,其实我已想不起来。我心头常常隐约着浮现那幅遥远而不具象的画面。每到一处,只要看到睡莲,就条件反射地想起三国城的初夏,我与睡莲的初见……

后来,我遇到贾鹏芳的《睡莲》,那是一支二胡曲,有着淡淡内敛的忧伤,瞬间击中了,我又想起了无锡的那一池睡莲。于是,我写了《初见》。凌晨,我终让贾鹏芳的《睡莲》在博客里绽放,并深信,是那池睡莲捎来的问候。

人生总是孤独的,真正在意的人总在不经意间错失,只有睡莲能贴帖我的心灵。

后来,我在东南西北,一年四季都遇过它:阳春,在瘦西湖,遇一池睡莲叶;初夏,在家乡、鲁院、贵州乃至厦门与它相遇;盛夏,在新郑、北疆与它重逢;初秋,在云南遇它;寒冬,在珠海遇它……

苦夏里,见着娇羞如小女子的它,怎能转得开眼光。

“人心常常经不住世事熬煮”,我们在浮世里不停地痛定思痛,又不断地重蹈覆辙。目光无处可投,只有睡莲。只有《睡莲》,经得起苦夏,晨旭旭日绽放,暮随落日闭合。阳光和煦也好,毒辣也罢,它总在一池浅浅的水里,在几片圆叶间,不卑不亢地开着。

什么时候,能在清辉如水的夜里,蛙鸣,草动,在一处开着睡莲的池边,轻伫它的跟前?我相信,彼时《睡莲》定在耳边响起,清泪可以尽情流淌。那一池睡莲,始终如同我与它的初见。



(篆刻) 毛节民

## 那一池睡莲

申瑞瑾

翰墨千秋

